

書叢小俗通識常民國

虜 俘

著 陵 平 王



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

116
1334
173
2

俘 虜

王 平 陵 著



3 2173 0904 0

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七 月

俘虜

(獨幕劇)

人物：

陳華清

排長。性剛直，富胆略，極得士兵的敬愛。

李得勝

上士。勇敢，少謀，遇事僅憑衝動，他的綽號，叫

作『李憨子。』

吳大鵬

士兵。胆小；但在緊急狀態過去以後，好作大言。

孫士豪

士兵。謹慎小心，極易爲妥協思想所動搖。

張譜庚

担任斥候的工作，機智，果斷。

伙夫

愚笨，除了當雜差煮飯之外，什麼都不懂。

中村均

來中國已經四年的日本兵，能說一口的中國話。戰

俘虜

鬥的意志，由於時間較久的緣故，已經全失。被俘時，穿着了中國的長袍馬褂上場。這些衣服，是他爲要作遁逃的掩護，從老百姓家裏搶來的，所以極不合身材；同時，幾根仁丹鬚子，也因爲急於遁逃的緣故，沒有剃得乾淨，看上去，活像一個不必裝扮的中國舊劇中的小丑型。在監獄中，現出充分厭戰，無聊，怕死的表情。

香妻竹一（日本的少尉，富於革命思想，志在打倒日本的軍閥，從國內調遣來華已久，彷彿是日本比較進步的人物。有革命的決心和正義感。也能說相當流利的中國話。）
秋子。（日本的女學生，被軍部派任爲派遣軍的營妓。有正直的思想和行動。）

佈景：

本劇爲便利於軍隊中自己的演劇隊在戰地演出，或竟在露天中演出起見；所以，選用外景。

是一個高出平地的山峯，山峯之間有一個凹陷處，是我們前軍事要點；但這山的凹陷處，比到平的地面，還是高高在上的。在凹陷處，可以見到下面的一切，而又是一條必經的孔道，因此形成牠的重要性。其左右前後，森林繁茂，濃鬱的樹蔭，掩蔽着軍事設備，例如；行軍的篷帳，機關槍的障地，大砲的砲位等等。

沿山凹爬到高坡上，有一個瞭望台，是利用現成的堡壘改作的；敵寇的障地，在高坡之下，不正當着看衆所能見及的舞台面；斥候兵在堡壘上瞭望，像煞可以把敵寇的一切行動，瞭如指掌似的。

時間是暖洋洋的『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』的時候，山上隨處開放着紅紅綠綠的野花新卉，顯出一個天然的樂園。幕啓 正在上午四五點鐘，是東方呈現魚肚白的黎明，伙夫們在篷帳裏煮稀飯，從篷帳裏冒出煙頭來。孫土豪還坐在大樹下打瞌睡，好似困疲的神氣。張譜庚在堡壘上靜悄悄地做斥候的工作。李得勝，吳大鵬正在整理武器，彼此沒精打彩地閒談。

李得勝 老鄉！這幾天有沒有家鄉的消息？嫂子記掛你嗎？
吳大鵬 別說了，你再提到這些話，我連槍棍子都擦不動了。
勝 （以下簡稱勝。） 槍是我們的命，說歸說，命你可不能不要。

鵬 （以下簡稱鵬。） 他媽的！擦擦亮，要鬼子的命！

勝

鬼子有大砲飛機呢！你怕不怕？

勝

老子怕什麼？鬼子的大砲是笨牛，爬不上我們的高山，

鬼子的飛機，是胆小的野鴨，老子的步槍，不是吹，第一顆子彈放出去，要打死鬼子的笨牛，第二顆子彈放出去，要射中鬼子的野鴨。

勝

（大笑。）哈：哈：哈：還有第三顆子彈呢？

勝

第三顆子彈，我不放了。

勝

爲什麼？你預備留着自殺嗎？

勝

不，我要看。

勝 留着打破自己的腳腿股，也算是掛了彩，給人家把你的
一段活屍，抬到後方醫院裏去，躺上幾個月，和那些漂亮
的白衣觀音廝混廝混嗎？

笑話！李憨子！老子不是沒出息的烏龜忘八蛋！

那麼，你在想什麼鬼主意？大鵬！

我要看，我決不糟踏我的子彈。我要『捉財神』！
見你的鬼呵；捉什麼財神？

（拍掌附和。）是啲！一點不錯！我正要活捉幾個鬼來，剝下他們的呢制服，呢大衣，給老子來穿，脫下鬼子的長統皮靴，給老子來看，說不定，扣袋裏還有幾個寶石鑽戒，給老子來戴戴，（得意地微笑，伸出一個手指，作戴鑽戒的姿勢。）李憨子！你瞧！我的指頭上，戴起發光的寶石鑽戒來，合式不合式？

打了勝仗回老家去，大嫂子越發要愛你哩！吳大鵬！
可不是這麼說。老子打仗，打了兩三年，從沒有活捉到

一個鬼。鬼子是我們的活財神，你能活捉到一個，包管你立刻變成暴發戶。

好傢伙！你有胆量嗎？你一碰見了鬼，包管你嚇得屁滾尿流，恨不得再鑽到娘肚裏去呢！

（拍胸，故作壯語。）等着吧！天一亮，讓老子一個人衝下山去，活捉幾個鬼子來！（驕矜地笑。）哼！哼！李憨子！兄弟們都說你是憨子，胆量大；實在是你的塊頭大，胆量並不大。要不然，我問你，你捉到過鬼子沒有？

（伙伏在劈柴，把乾的毛竹片放在火裏燒，像是從山背後敵寇陣地上傳來一陣槍聲。）

（驚覺地。）聽！是什麼聲音！

（又像是一陣槍聲。）

鵬（驚恐的發抖，良久，才說出一句話來。）可不是鬼子們來襲擊吧！

勝（已知道是伙伙在劈柴煮稀飯，故意考慮了一回。）唔！唔！鬼子們一定預備進攻了。

鵬（糲糊地自言自語。）好像還有大砲的聲音呢？單是步槍，機關槍，決沒有這麼響。

勝 鬼子的飛機，馬上就要起飛了。

鵬 鬼子沒有告訴你，你怎麼會知道。

勝 我的經驗告訴我的。

（張譚庚從堡壘上走，停着，聲音低低地對李得勝吳大鵬說話。）

張譚庚 不要作聲，鬼子們好像有動作了！（說完，仍回到

高坡上。）

（吳大鵬放下擦槍的工作，就要跑到山凹的篷帳裏去。）

勝（一把拖住他，滿不在乎地說。）吳大哥！你的工作沒有完。你不能走！你不准走！

（吳大鵬堅決要跑到篷帳裏去，死命地企圖掙脫李得勝的手，嘴裏喃喃地說『李憋子！不要拖住我，請你放手，放手，我馬上就來。』）

勝 你跑到那裏去？

鵬 我昨天肚子吃得太飽了，要拉肚子，真的，一點不騙你，我要拉肚子，說謊的，是烏龜忘八蛋！

勝 胡說！一天祇派到廿四兩米，你吃得飽嗎？

勝 孫士豪的一份，是我代吃，他昨天出差。

勝 我不信，你一定不能走。

勝 （回頭看見孫士豪坐在大樹下打瞌睡。）孫士豪坐在大樹下打瞌睡，你叫醒他，大家當面去對證。

勝 擦完了槍再去拉肚子。

（又是一陣如同放槍的聲音。）

勝：那做不到。要拉肚子，同娘兒們生小娃娃一樣，肚子疼得很，是最急的急事，你放我走吧！噯！噯！不得了，我就要拉在褲襠裏了。（假裝要拉肚子的神氣。）

（張譜庚又急忙從高坡上跑下來，急忙地四下深望，用嘶嘶的嗓子，問李得勝。）

勝：（以下簡稱譜。）喂！李得勝！陳排長呢？

勝：（答非所問，一面仍舊死執着吳大鵬的手。）瞧！吳大鵬這傢伙，嚇得魂不附體了。

勝：喂！陳排長在那裏？李得勝！

勝：剛剛在這裏的，此刻轉到山後面去了，馬上就要轉回來。你問他做什麼？

勝：我們要準備了。天要亮了，怕敵人就要來偷襲我們的陣地。喂！你們拖拖拉拉做什麼？

勝：吳大鵬這傢伙，剛剛對我說大話，吹牛皮，說是把槍擦擦亮，到東方發白，就要衝下山坡，活捉幾個鬼子來，發一票橫財呢！他媽的，伙伙在劈乾柴，煮稀飯，他以爲敵人在放排槍，嚇得要把屎拉在褲襠裏了。（笑）哈……哈……

譜：（做出拍掌狂笑的姿態；但不笑出聲來，一面譏刺地問。）吳大鵬！你怎麼啦！

（伙伙快把稀飯煮好，從篷帳裏走出來，叫喊。）

伙伙：稀飯快煮熟了！

（說完，又去劈柴，仍像放機關槍的聲音。）

（李得勝張譜庚同聲笑起來。）

鵬：他媽的！我以為鬼子們又在開機關槍了。（不好意思地仍舊低着頭，沉住氣，繼續擦槍。）

譜：（含譏帶潮地。）吳大鵬！你剛才和李得勝說些什麼？你再說說看，我沒有聽見。

勝（插嘴）他想捉財神。

譜 捉財神？

鵬 鬼子們吃的，穿的，用的傢伙，袋子裏搶來的，那一件，那一樣，不是準備孝敬老子的禮物，他們不是活財神是什麼？

譜 你的話，倒說得不錯。我在高坡上看見他們在吃豐富的早餐呢！

鵬 他們吃些什麼？

譜 他們坐在草地上，每個人手裏一瓶太陽牌的啤酒，一面喝，一面把整塊的豬排，牛排，望便壺似的嘴巴裏塞進去，有說，有笑，還要撲着風騷的日本妓女，在草地上跳舞，逗她玩，大家扭成一團：像一羣雄狗調戲一隻母狗似的。……

鵬 （又興奮地大言不慚。）張譜庚！不要說下去了。天一

亮，老子把那些鬼子一定要活活捉過來！發他媽的一票。
（舉起擦完的槍棍子，得意地說，）你們看看我們的傢伙
靈不靈？

好傢伙！好傢伙！

勝譜勝
（站起來，向天空膘一膘。）喂！吳大鵬！天快亮了！
是你捉財神的時候了！

譜
可是，你千萬不能聽到劈乾柴的聲音，就嚇得要拉肚子。
。那不要說是捉鬼子，就是那個日本騷婊子你都捉不着。
鵬
老哥你不要取笑我。剛才，我的確像要拉肚子。怕鬼子
的人，沒有爺娘養。

勝
好！有種！瞧你的吧！吳大鵬！
伙伙（叫喊。）稀飯煮熟了！

衆 是了！是了！

伙伙（叫喊。）你們不來吃，我先吃了！
勝 要等陳排長呢！

（這時候，孫士豪將要醒過來的樣子，伸懶腰，嘴裏發出打呵欠的聲音。一會兒，又睡過去。）

譜 我又要回到堡壘上去瞧瞧了。

鵬 就要吃稀飯了。

譜 我去瞧瞧鬼子，吃完了早餐，鬼子們究竟做什麼？（邊說，邊站起來，慢慢地踱回山坡上去。）

（張譜庚繼續在做瞭望和偵察的工作。）

（伙伙先端了一大碗稀飯，走到李得勝與大鵬的面前，像餓鬼一般喝下去。）

伙夫 叫你們吃稀飯，你們都不吃，我餓死了。

勝 陳排長沒有來，不准吃。

伙夫 劉不起！讓我喝了兩大碗，再回答你。

勝 不許你先吃，槍斃你！（舉槍示威。）

伙夫 （毫不迴會地。自言自語）又是一大碗喝完了，（邊說，邊走，回到篷帳裏去。）讓我再喝兩大碗。

鵬 當心！不夠分配，從你肚皮裏挖出來！

伙夫 （回頭說。）讓我吃飽了，你們就是挖我的肚皮都顧

意。

勝鵬勝 （笑起來。）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這傢伙！

勝鵬勝 唔！孫士豪還沒有醒？

鵬 瞌睡打得很有味呢！他昨天做什麼的？李得勝！

勝 誰知道？

鵬 讓我去叫醒他。

勝 不要叫，我來給他一點苦頭吃吃。

（李得勝偷偷地走近孫士豪的身旁，從地上拔取一根小草，遞到他的鼻管裏去。）

（孫士豪打噴嚏。李得勝繼續在幹他的惡作劇，吳大鵬大笑，但孫士豪還是要睡着的神氣。）

譜 （寂無聲氣地從高坡上走下幾步，緊張地說。）喂！喂！我告訴你們，鬼子們吃完了早餐，一動都不動，躺着像死屍一樣，不知爲什麼！奇怪！

勝 喂！有這回事嗎？

譜 你們來瞧瞧看！

俘 處

勝（馬上停止和孫士豪玩笑，推推吳大鵬的肩膊說）去。

！走！吳大鵬我們去瞧瞧！

鵬 我不去！你去吧！回頭請你告訴我，鬼子們是玩什麼鬼花樣。

譜 就來！你們就來！（說完，又回到高坡的堡壘上。）

勝 吳大鵬！走，走，胆子大一些，不要同耗子一樣，老子保你的險。

鵬 假使真是到火線上去，和鬼子們拚，我倒不怕什麼。怕的是，無緣無故，不爲什麼忽的飛來一顆子彈打中我的腦壳，那才冤呢！我打了二年仗，沒有活捉到一個鬼子，就給鬼子平白地打死，我不服。我不去，我一定不去。

勝 那麼，你站在這裏，不要動。（說完，走到高坡的堡壘

上。)

勝 是了，我不動。

勝 李得勝，你瞧！鬼子們躺在草地上，足足有一個鐘點了

勝 不懂。我想跑到鬼子們的面前去，瞧瞧他們究竟爲什麼

(吳大鵬快速地跑到篷帳那裏去，端了一大碗稀飯，拚命喝下去。)

(孫士豪依舊在打瞌睡。)

伙夫 (從篷帳裏探出頭來，招呼吳大鵬。) 你跑進來吃呵！不要給他們瞧見！

勝 吃稀飯，怕誰？你出來呵！躲在裏面做什麼？

俘 虜

一九

侯夫 他們要槍斃我，我不敢出來呵！（說完，立即把頭縮進去。）

勝 那些鬼子們莫非是集團自殺吧？看上去，像是吃了毒藥似的。

譜 （感悟地。）唔！不錯！他們都把一隻啤酒瓶，拿在手裏，也許灌在瓶裏的，不是啤酒，是毒藥。

勝 下面有一個人走過來。說不定是排長。

譜 （張探了一回。）唔！是的！是排長！

勝 快下去！他一定有話替我們說。

譜 我不能走，這是我的崗位。

（陳華清從高坡之後，莊嚴肅穆的神氣，步伐緩慢有力地走過來，停着，徬徨四顧，看見孫士豪瞋睡初醒的樣子，

在打呵欠，伸懶腰。）

陳華清 孫士豪！現在是打瞌睡的時候嗎？天亮了！（跌他的腿部。）起來！起來！

孫士豪 （連忙拾起放落的槍板，回應。）是！是！（門神似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。）

（李得勝從高坡上走下來。）

勝 （作報告的姿勢。）報告！

陳華清 你們為什麼離開自己的崗位？

勝 報告！稀飯早煮熟了，就等排長。

陳 （以下簡稱華。）你們就是吃飯要緊。（像點名似地呼喊士兵的名姓。）孫士豪！

孫士豪 （立正應答。）有！

停 戲

華 張譜庚！

譜 (高坡上應答。)有！

華 李得勝！

勝 (馬上跑到排長面前，立正應答。)有！

華 吳大鵬！吳大鵬！（驚奇。）唔！吳大鵬到那裏去了？

李得勝！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們不是在一起擦槍的嗎？

勝 他說！把傢伙擦擦亮，天一亮，就要去活捉鬼子的。他

會不會活捉鬼子去？

華 孫士豪！吳大鵬到那裏去了？

孫士豪我……我……我沒有見。

(吳大鵬從篷帳裏偷偷地喝了幾碗粥，心驚胆顫地爬出來。)

鵬 排是！我……我……我在這裏（聲音顫動地）

華 （走上幾步。）你躲在這裏做什麼？你說出理由來。

鵬 （急忙跑下坡。）報告！我肚子裏實在餓得慌，我先到
篷帳裏喝了三碗粥。

華 誰叫你先吃的？

鵬 我！是我自己，排長！

華 混蛋！今天不准你吃飯！

鵬 排長！你打我，罵我，無論怎麼樣罰我，都可以。求求
你讓我吃飽。什麼罪都可以受，就是餓罪最難受。

華 軍隊沒有自由行動！你知道不知道？

鵬 （立正報告。）報告；第一個偷吃稀飯的，是伙夫。

華 （聲色嚴厲地）把他拖到這裏來。

勝 是！（說完，走上去，從篷帳中拉出伙夫來。）

伙夫 （愚笨地。） 噫！噫！你拉我做什麼？我肚子餓喝兩碗稀飯，不算犯法。你們如果一定要槍斃我，還是讓我用柴刀自殺吧！我自殺，是我自己願意，我不怪誰。（一面哭號，一面被拉至排長的面前。）

華 誰叫你不等我們的命令，偷吃稀飯的？

伙夫 （顫動地。） 是……是我……是我肚裏的胃虫叫我吃的。

華 混蛋；今天不准吃飯。

伙夫 （懇求。） 排長！你乾脆槍斃我吧！你不要活活地餓死我呀！

華 下次不准偷飯吃！

伙夫 下次再偷飯吃，任憑你槍斃。

華 去！馬上把稀飯開得來！

伙夫 是……是……

（大家排列在橫在篷帳前面的長桌上，每人面前裝滿一碗粥，陳排長在叫一二三的口令。叫到三字，一齊動作。待大家吃完後，同時添粥，如是者三次。停止。）

（稀飯吃過以後，陳排長訓話。）

華 中國人吃飯的時間，太浪費了，我們要節省！有的人吃得過多，有的人吃得太少，都不對。從今以後，我們就是這個辦法。這就叫作軍隊的生活，你們明白不明白？

衆 明白了！

華 天亮了，大家準備。

衆是了！

華 我剛從山後面來。有一羣敵人大吃大喝以後，躺在草地上，一動都不動，怕是反戰份子，已經自殺了。我們要趁敵人軍心動搖的時候，奪回我們的據點！作進一步反攻的準備！

請 報告！那一批敵人躺在草地上好久了，他們一定是集團的自殺。

華 （點頭。）唔！知道！（又嚴肅地問。）你們的槍擦好沒有？

衆 擦好了。

華 乘敵人的不備，大家從山坡上衝下去。你們還有什麼意見？

豪（以下簡稱豪）報告排長！我們的人數太少了。敵人究竟有多少？我們不知道，我覺得還要偵察實確的敵情。

勝 我反對！要打就打，馬上衝下去。

華 （點頭默許。）

鵬 爲要活捉鬼子，我們的計劃必須週密，我贊成孫士豪的意見。

華 停止說話。聽命令！

（大家靜默了片刻。）

華 弟兄們趕快武裝起來！

（大家在整頓各自必須攜帶的輕便的武裝。）

（陳華清走在前面，爭先爬到高坡上，大家跟着走，上去。）

華 大家跟我來！一齊衝下去！

（吳大鵬遲疑不前，欲行又止，幸得勝把槍根打他的臂膀，高呼：『走啊！趕快走啊！』吳大鵬像得着神助似地竟能大胆地衝過山坡去。）

（山那面槍聲齊發。喊聲震一天，軍號大作。）

（華軍高呼的聲音：『舉手！舉手！』『交槍的，赦你們的狗命。』）

（一會兒，戰事平息）

（華軍牽領日本俘虜中村均、吾妻竹一、及日本營妓秋子從高坡上走到自己的陣地。）

華 （命令的口吻，）張韻康！守住你的崗位！有什麼變化隨時報告！

華 同志們！我們勝利了！我告訴你們罷！我們遇到機會，就是祇剩一個人也要打。我們要自己站起來，千萬不可依靠人家來幫忙。

衆 是啊！（拍掌）

華 有志氣的中國人，打不死敵人，寧可被敵人打死。（高呼。）中國人不倭奴隸！中國人不倭高舉雙手，的俘虜！

衆 我們不做亡國奴！不做敵人的俘虜！

（中村均，秋子羞愧得低下頭來，不發言。）

吾妻竹一 是的！中國的鬥士們！你們是勝利了！但你們不要忘記，你們的勝利，都是我們的軍閥給你們的。我們的軍閥，待他們自己的老百姓——日本善良的大衆，真是刻

薄虐待，無以復加；但是，中國的復興，中國的一躍而爲世界的強國，我們的軍閥對你們是有功勞的！猶之我們日本一切的文化，在過去是完全得着你們的栽培是一樣。中國的鬥士！不錯！最後的勝利，是屬於你們的！（沉痛。）

華 你叫什麼？你到中國多少時候了？你在日本做什麼的？

吾妻竹一 我叫吾妻竹一，別的什麼，你不必問我。

華 什麼？你的名字叫什麼？你寫給我看看。

（吾妻竹一用鉛筆寫出自己的名氏。）

衆 （大笑。）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奇怪！奇怪！世界上還有這樣奇怪的名氏！

鵬 請問！你是不是爲了想家，想老婆，才取這個名氏？

秋子 吾妻是姓，我們日本人姓吾妻的人，多着呢！

中村均 中國的朋友們！我離開東京將近四年了，初來的時候，想家，想老婆，想得慌，打了一兩次仗，似乎好一些，但到了越打越渺茫，打到第五個年頭，還是毫無希望。初來的時來，想家，想老婆，越發想得厲害，我們簡直要發瘋了！性子急躁的人都要自殺了。今天就有一批人舉行集團自殺呢！

勝 你身上的中國衣服，那裏來的？

中村均 中國的老百姓送給我的。

勝 中國人不送東西給自己的敵人，你一定是搶來的。

中村均 哼……哼……是我的勝利品。因為中國的老百姓都是兵。

華 你爲什麼着中國的衣服。

中村均（摸摸嘴上沒有髭淨的鬍子。）你們瞧！我能夠說這樣漂亮的中國話，着起中國衣服來，像不像一個中國人。

衆（大笑。）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

吾妻竹一 中村均，你不能在勇敢的中國鬥士們面前，丟日本老百姓的臉！

中村均 你沒有教訓我的資格，吾妻竹一！你我都是彼此彼此，都是高舉雙手的俘虜。（冷笑。）哼……哼……哼……吾妻竹一（走上幾步，嚴肅地說下去。）你錯了，中村均！我們是人，是日本的有良心公民，我們不是日本軍閥的走狗！他們爲要耀武揚威，升官發財，不惜把日本的國運，作賭博的資本，可憐的日本人，到今天沒有覺悟啊！你

我的生命，就這樣不值錢嗎？我們爲什麼要替軍閥拚命？爲什麼要把自己的幸福，自己的青春，毫無代價的，徒供軍閥們掠取功名富貴的資本！現在，日本的老百姓在軍閥的蹂躪下，並不比中國人好一些，也許更厲害。我們要尊重自己的生命，回去革軍閥的命！（大聲叫喊）革日本帝國主義的命！救我們七千萬被壓迫的日本老百姓！

中村均 老兄！你的話，我明白了！我想起自己，在中國四年，做了軍閥的豬狗爪，我並沒有知道，我真慚愧！

執子 中國的老百姓，是同我們打敵人，打我們要打的軍閥；而我們反幫了自己的軍閥，殺中國的老百姓，我們想想看，我們日本人是何等的忘恩負義呵！我們還有良心嗎？

華 姑娘！你說的話，我很感動。你來中國多少時候了？

秋子 三年了！

（中村均 背過身去，表示非常沉痛的樣子。）

華 你在日本做什麼的？

秋子 我是東京美術學校音樂系的學生呢！

華 你能唱歌嗎？

秋子 能。我還能拉梵啞琳，彈鋼琴呢！

吾妻竹一 中國的鬥士們！軍閥們因為她能唱歌，彈琴，就荒棄了她的學業，派她來當營妓了，（沉痛，）唉！日本軍閥存在一天，我們日本是談不到文化的！

親子 （哭泣的神氣。）尤其是我們日本的婦女，在軍閥的壓逼下，簡直不是人，是走狗的走狗，奴隸的奴隸！不打倒我們的軍閥，我們日本的女子，無論是誰，在社會上，

是公娼，在家庭裏，是私娼，在軍隊中，就是營妓，（哭）我們的生活，永遠是妓女的生活。

吾妻竹一 姑娘！你的話，太沉痛了！我希望你這一番正義的呼聲，能夠傳到日本千千萬萬婦女的心坎裏去！當作每一個婦女們的警告！

勝 想不到你們日本的老百姓，也有明白是非的人！

中村均 朋友！我們的軍閥，一天不停止不公道的戰爭，我們日本明白是非的老百姓，一定是一天多一天。

吾妻竹一 （切齒痛心）總有一天，他們會死在日本老百姓手裏！

中村均 唉！吾妻竹一！我剛才說的話，對不住你！我澈底覺悟了！我們的高舉雙手，就是高舉革命的義旗！我們放

下武器，跑到華軍的陣營裏，不是投降，更不是俘虜，而是對我們暴虐無道的軍閥，實行正義的鬥爭！

歌者

吾妻竹一

（同聲高呼。）是的！我們是實行正義的鬥爭！

衆（拍掌。）是啲！大家都是爲正義頭鬥爭！

吾妻竹一 中國的朋友們！你們勝利了！但是，（聲音沉着地）但是，你們的勝利，就是我們的勝利，就是我們日本全民族老百姓打倒軍閥的勝利，（高聲。）就是正義和平的勝利！

衆（高呼。）正義和平萬歲！

（情緒激昂到頂點，忽然，張譚庚從堡壘上跑下來，匆促地報告。）

諸 報告排長！敵人又有進攻的模樣，

華（緊急命令。）再探！

（張譜庚立即轉回。）

中村均 這樣的戰爭我實在無心再打下去了。老實對各位說；我身上穿的中國衣服，就是我的第二生命，一逢到開仗，我就穿起來逃，逃到中國老百姓家裏去。遇到中國兵，能夠混得過，就混過去。打完了仗，我決心留在中國種田了。吾妻竹一 中國的鬥士們！我天天爲你們祈禱，祈禱你們的最後勝利，快些來臨罷！日本軍閥的壽命，如果再延長下去，我們國家整個的命運，將永遠斷送在他們手裏，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了。

秋子 是的，軍閥滅亡得快，我們或許還有翻身的地方的。中村均 所以，盼望中國最後勝利的，不僅是中國人，我們

全體有良心的日本人，都是一樣。單就我來說，我是惟恐你們不早些勝利的，朋友們！

華 我謝謝你們的好意。這個好意，我相信是真實的，是由於人類的正義和良心，所發出的偉大的要求！是你們爲要從暴虐的軍閥鐵蹄下渴望解放自由的決心，所表示的熱烈的共鳴！

（張謙庚又急從堡壘上跑下來，作緊張的報告。）
譜 報告排長！

（全體肅立靜聽。）

華 什麼？

譜 敵人向前移動了！

華 是嗎？（邊說，邊走上堡壘。）你們不要動，我去看！

中村均 我的機會到了！我好久沒有打過仗了！這一次，我要再試試身手了。

勝 你打誰？

中村均 （笑）哈！哈！哈！我不打你們，我要打我們的軍閥！我要把槍口裏放出的子彈，教訓軍閥們的走狗！讓他們覺悟過來，跟着我們實行正義的鬥爭！

勝 好！有志氣！

鵬 朋友！我想不到你們窮到這樣地步，最初，我以爲你們是活財神呢！（笑。）哼……哼……哼……

喜妻竹一 唉！我們什麼都沒有了。此刻在我們國內的老百姓，沒有一個人能吃饱，沒有一個人能穿得好，住得安穩，軍閥們把我們的血，都抽盡了。把全國的資源和財富，

都裝在無限的炮眼裏，放得一乾二淨了。我們那裏是清靜神，我們是全世界最可憐的窮鬼呀！

鵬 唉！想不到！想不到！

勝 但是，你們四年前在上海的時候，都是漂亮的少爺兵。中村均 自從軍閥們對英義宣戰以後，我們更窮了。足有三年了，我們沒有發到過一雙皮鞋，一套軍服，連軍餉都整欠了半年了，這都是實情。我們再也打不下去了。軍閥們不甘心自尋死路，還要拖我們全日本的老百姓一同進墳墓呢！

秋子 可不是嗎？但我們老百姓——尤其是日本的女人，沒有對不起國家。因為國家的事，從來輪不到我們管。

中村均
吾輩俯一

是我們的責任！日本的青年，日本的壯丁，日本

一切的元老重臣，智識份子，不能把國家當兒戲，硬着心肝，閉起眼睛，縱容軍閥們作惡到底，錯誤到底，以至於亡國滅種爲止。是我們的責任，姑娘！

秋子 可是，你們還沒有覺悟呀！

中村均 都覺悟了，姑娘！

吾妻竹一 你們還沒有動作起來，仍舊同不覺悟一樣。

中村均 我們馬上就動作起來。

吾妻竹一 是的！我們要把動作來叫醒軍閥的迷夢！

（山背後傳來零落的槍聲。）

（陳排長立即從堡壘上退下。）

華 預備！敵人向我們的陣地前進了！

勝 （指俘虜。）他們呢？把他們放在那裏呢？

（陳排長考慮一回。）

中村均
吾妻竹一

朋友！親愛的朋友們！我們願以同志的資格，向你們誠懇地請求：希望你立刻給我們一個機會，立刻允許我們武裝起來，打倒我們的軍閥！

（陳排長還不放心，猶豫不決。）

秋子 我也去！我也跟你們去！我打死都願意。我要替日本被壓迫的婦女們復仇！

吾妻竹一 你們不要猶豫吧！朋友們！你們沒有殘殺我們，你們沒有搶奪我們的土地。追我們拋國離家，丟男棄女，暴屍在 貴國的荒郊，是我們的軍閥！軍閥們棄絕我們，我們受盡了苦痛之後，還是把骨灰帶回去，我們的眼睛，永遠見不到東京了！朋友！你讓我們去打他們一個痛快罷！

中村均 朋友們！我的良心要我對你們說實話，我的槍口沒有對準你們的胸口，放射爲我們打倒軍閥們的中國的同志，已經三年了。現在，我爲了要懺悔自己的罪惡，使我的良心得到安慰，讓我們去打吧！你們放我們在陣前，把我們做擋頭陣的砲灰吧！

華 朋友們！我早已說過，你們是真實的！是敵！我們不殺你們的老百姓，不焚燒你們的房屋，不強奸你們的婦女，不搶奪你們的土地，我們要打倒你們的軍閥！祇有軍閥是我們惟一的敵人！

中村均
吾妻竹一
秋子

（齊聲附和。）也是我們惟一的敵人！

伴 廣

四三

俘虜

四四

勝利 華 衆

我們聯合起來，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！

大家聯合起來，爲正義和平而鬥爭！

正義和平萬歲！萬歲！

（敵寇從高坡上衝過來，華軍聯合俘虜們拚命迎擊，槍聲大作，齊奏勝利的軍號前進。）

（閉幕）

俘 虜

每冊實價國幣六角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出版

著 者 王 平 陵

印 行 者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

總 社：重慶磁器街
四十七號

經 經 售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

分 支 社：全 國 各 縣 市
及 南 洋 等 地

審查證世圖字第二七九〇號

銷

10107

KBC

G

234

73 / 2

\$ 0.60